

《華嚴宗》 第二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佛滅後九百年至一千年左右時候的事。世親……那位世親菩薩曾經替那本《十地經》……替那本《十地經》造一個注釋，就叫做《十地論》。在那個《十地論》裡面，就把那本經的義理，有個好透闢，又好明了的解釋。那這本經……這本論，相傳是這樣的。相傳這樣說，世親菩薩本來不信大乘，弘揚小乘，認為大乘不是佛說的。後來無著菩薩，即他的哥哥，同父親不同母親的弟弟世親。

世親得到無著的指引，就捨棄小乘，歸依大乘，就跟隨他的哥哥無著，結果就傳承了無著那套大乘有宗的學問。那他……當他 [世親] 初入大乘的時候，他就奉他哥哥的命 [令]，替那本〈十地品〉……《十地經》造注釋，那本就叫《十地論》，相傳是這樣，是不是 [這樣] 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世親的《十地論》自然在印度是一本很權威的著作來，那這本著作怎樣來到中國呢？當時距離鳩摩羅什數十年之後，北方……中國的北方，給魏……給元魏統一了北方。元魏統一了北方，那個政治中心，那個國都便在洛陽……在洛陽。

那時候那些由西域來中國傳教那些印度的和尚、印度的沙門，都是集中在洛陽附近一帶。那……當時便有一位……有三個三藏法師……三藏法師……三個，那些人稱他們為三藏法師。[假如] 現在某個和尚 [別人] 說他通曉三藏，經、律、論都通，你都可以叫他為什麼三藏法師。尤其是當時的中國人，只要你是印度和尚，就差不多已經有人叫你做三藏，是吧？其實在印度 [被] 稱三藏不是如此簡單的。

在印度，自從佛去世之後，那些佛經經過結集，即是用口誦來代替筆錄，無筆錄，口誦，結集了成套經只是用口誦而已……口誦。當時，那些人想學佛經，想學佛的經、佛的律、佛的論，就要找法師……不要叫做法師，叫做出家人，是吧？找着些有學問的出家人，跟他學經，或者學戒律，或者學論。而那些法師之中，有三種……

有三、四種法師的。有一種叫經師，亦名叫做法師。經師……法師，法者，指那些經教。

那些所謂經師很了不起的，他不用書，全部記在腦中，你想向他學經，得呀，你就合掌胡跪，即是在這處打單腳跪下，在他面前合掌恭敬。你想學什麼經，他就讀什麼經給你聽。你就跟着他誦，誦了之後，你就要複誦回給他聽，聽完，無錯，[若]有錯，他糾正你。無錯了，你得了。你經過多次試驗你都得，你就是經師，你就可以去弘揚經了。是這樣的，是吧？初期當然是這樣的。

這樣這些就叫做經師了。只是對佛家的經，佛所說的經，能夠背誦得出的，這些便是經師，或者叫做法師。那麼還有一些……戒律，成套戒律他都唸得過，哪一條怎麼樣，哪一條怎麼樣。這一條佛在哪一處訂定的，因為哪一件事情佛制定這一條戒的，全部原原本本，即是整套戒律，那麼大本戒律，能夠全部背誦出來。所以胡適之那本《白話文學史》，他說當時那些胡僧，搖搖頭便是十萬百萬頌唸出來，真是有這樣的事的。

那他呢……如果你想學戒律，你便要找那些叫做律師，向他授戒律。授戒律和授經不同，他……那戒律不是這樣唸出來傳個戒律給你，你要發誓遵守戒律，然後他才一條條講給你聽。讀了一條條講給你聽之後，他就問你，盡你有生之日，你能夠守[還是]不能夠守？你然後話「能」，能夠之後就詳細解給你聽，這樣的。授戒便要找這些律師，經師[能]唸每一個經，但他不能成本戒律唸出來，那些能夠成本戒律唸出來，或者替人們、為人們授戒的、傳戒的，那些叫做律師。

還有一些能夠好有思想的，能夠貫通佛家學理的，自己有著作流行於世的，能夠作論的，寫好多論出來的，那些便稱為論師。有經師、有律師、有論師，有一種人三樣都懂，本身具備三種資格，又能夠傳經，又能夠懂得戒律，又能夠著論的，這些[人]便叫做三藏法師，經、律、論三藏都[懂]得的。這個三藏法師[的資格]在印度

當時，不是開玩笑的。但到了中國就不是了，只要你是印度和尚，便稱你為三藏，是吧？

其實在當時，講句刻薄的話，當時來中國傳教那些，未必個個真的都有三藏法師的資格的，不過他是印度和尚而已。那些人 [當時的中國人] 烏凜凜 [糊裡糊塗]，見到那個三藏法師，你和他說話，他又不懂你的話，你又不聽他的話，就找個 [人] 傳話，找人傳話。找個傳話的人，又未必找到佛學專家來傳話。當時找什麼人來傳話？多數…多數是這樣。找那些商人，[那些] 來往於西域與中國之間的商人，懂得印度文的來傳話。

而且這班傳話的人、傳譯的人，不一定懂梵文的，因為印度 [有] 幾十種文字。都是差不多吧，這樣傳得不真不確，令我們……我們讀那本什麼……那本《宋高僧傳》，說當時……中國初期那班人譯經，它 [《宋高僧傳》] 怎樣說呀？……說「初梵客胡僧」……初時「梵客胡僧」，梵客是印度人，胡僧也不是正宗印度人，是西域、或者新疆人、[或] 中亞細亞人。那些胡僧來到中國，「聽言揣意」，揣摩他 [胡僧] 的意思，大概是這樣的說法。

「聽言揣意，方圓共鑿，金石難和。」杓和鑿……中國器物當中，有種叫做杓，有種叫做鑿。用木來製作的，一個方形的木棍、木斫，一枝圓形的木棍，兩枝一拼。好難拼得來，一個方的洞，一個圓的棍，[是] 好難拼得來的。方的就叫做杓，圓的就叫做鑿。我不記得了，不知是方叫鑿，圓叫杓，還是方叫杓，圓叫鑿 [方杓、圓鑿]，[兩者] 根本不能拼合。入榫都是方和方，圓和圓，它 [《宋高僧傳》] 說方圓共杓，不論方或圓都是一樣的插落去的了。

「金石難和」，好似奏音樂般，本來金石要調協，它 [《宋高僧傳》] 說「金石難和」，弄到怎樣呢？「椀配世間。擺名三昧」，本來……梵文個碗字，本來是 [指] 世間，他 [當時中國人] 譯出個碗字來。「擺名三昧」，「Samādhi」三昧，他 [當

時中國人]譯做「擺」字之類。好笑話的，有這樣的事。最笑話的是這一件，是吧？大乘經裡，鳩摩羅什譯做……當然是譯得好，「瞻仰世尊，目不暫捨」。

世尊是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，那班聽眾個個都瞻仰着他，望着他。「目不暫捨」，眼睛其他東西一點不望，整日望着他師父。這樣，你估初期怎樣譯呢？說他「怒目而視世尊」，這樣就差得遠了，是吧？瞪起、怒起對眼，看着世尊，好像想發惡之類。是這樣笑話的。還有呢？這是一件笑話，「怒目而視世尊」。還有一樣笑話，弄出中國什麼呢？弄出中國哲學史裡，多了十頁八頁。

如果沒有了這件事，中國哲學史……就拿馮友蘭那本 [《中國哲學史》] 來說，也可能少了七、八頁。《大般若經》裡面本來有句，是什麼呀？我們普通世俗人的那個心、意識，並不是心的體，性即是體。我們普通一般的心理活動，並不等於我們心的本質、本體來的。「心非心性」，就是這樣。

你估怎樣呢？這是唐三藏譯的，唐玄奘譯的。以前晉朝那班人譯，你估譯成怎樣？由東漢一直到晉，多數這樣譯。這一句「心非心性」，他譯做「有心無心」。有心又無心，你說點解呢？原來他譯做有一個心無的心，即是有一個不是心的心。心無的心，即是我們有一個不是心的心，「有心無心」便是這樣。

「有心無心」譯就譯了出來。好了，於是那些出家人便解 [釋] 它了。解到搞出什麼呢？解到搞出「六家七宗」。「六家七宗」就是這句話引起，就是這句話做導火線，引起哲學史上「六家七宗」。現在難為還有些人，整日去研究「六家七宗」，其實 [「六家七宗」] 是因為翻譯錯了四個字引起的。這樣……，首先搞出的又是一個好笑話的。一個外國、外國種的人……哎……是不是這個「愍」？是這個「愍」吧？憐愍是這個「愍」吧？支愍度，當時人人稱他做愍度道人。

我們看這本書，看《細說新語》這本書，裡面講支道人過江，《細說新語》有這

段。支道人、支愨道，支道人過江，有這段故事的，你估他怎樣呢？支愨度在那面[外國]專研究《般若經》的。他這個人不用說，自然是望文生義。大概又不識梵文，這樣吧……當時東晉南渡，晉朝的國都，西晉的國都洛陽，給那些匈奴人，給劉曜、石勒那班人打入洛陽，司徒王衍被殺，那班名士紛紛渡過長江，因為……哎……

東晉在建康成立政府，那班學者、名士，紛紛南下，有一句話：「過江名士多於鯽」，過江名士好似鯽魚一樣的多，紛紛過江，其中有一個過江的便是支愨度。在……在……坐船過江，有一個人問他：你這次過江，你很有學問的，支道人你去到南面有什麼見解去度那些人呢？支愨度說去到那[南]面，人太多，說「好難得食」。「好難得食」，即是好難「搵到食」[覓食]。所

以一定要找些奇特一點的，與眾不同的東西來對大家說說才可。那人又再問，你支道人能講什麼？他[支愨度]說我講「心無心」，以前無人講過的。心無的心，他過江就是要發揮那種心無的心。人們的「心非心性」，他解作「心無的心」。「心無」用作形容詞，形容個心，有一個「心無」的心在這裡。於是便建立了所謂的「六家七宗」，首先便是他揭起的。心無宗，是吧？這是第二件笑話，好多這一類的笑話的。

這樣……說回世親有一本很著名的《十地論》，在印度好流行，而當時無著、世親那派，很多學者在印度好佔優勢。但印度人才眾多，稍為次一級的在印度本土都不容易得食的。當時印度人最擅長哲學思想，那麼稍為弱一點的便很難得到別人的供養。那麼他們便紛紛到外面傳教，有很多的人便來到中國。當時有三位法師都來中國。三位法師都集中在洛陽。

那時洛陽有一個北魏，即元魏的君主，叫宣武帝，[他]好信佛的。宣武帝……養一大班外國的出家人在這裡。這樣呢……當時有三位……三位法師。一個叫菩提流支，這是一個相當有學養的學者來。是無著、世親這一派的學者來。他相當有學問，

你看他譯的經譯得好好。菩提流支……一個呢……就 [叫] 勒那摩提，[他] 又是印度大乘有宗的人物來。又有一個人叫佛陀扇多，[他] 又是印度人。那些人都叫他們三位做三藏法師。三位三藏法師集中在洛陽。

佛陀扇多是一個什麼樣的學者呢？這不清楚，不是考據得很清楚。不過我們知道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都是印度的大乘有宗，無著和世親那一系的學者來的。他 [們] 既然是無著、世親那一系的學者，自然他們所宣傳的，都是無著、世親這一系的著作。當時這位菩提流支的名氣最高，他準備把世親菩薩的這本《十地經論》，即是所謂《十地論》來翻譯。

但是宣武帝見到這本論那麼重要，你菩提流支把它翻譯，那還有一位三藏法師和你同一系統，不如兩個人 [一起] 翻譯吧。有兩個就弊了，講學理這些，翻譯一本書，兩個人就弊了。那樣本來叫他 [們] 在宮殿裡面翻譯，當譯到……翻譯並不是譯這麼簡單，因為《十地論》和經不同。

經是佛怎樣講，在哪處、怎樣講，這樣的。一講到論，就要分析那些概念。每一個概念，每一個名詞的含義怎樣，這裡整句應該怎樣解 [釋] 法。這樣呢，於是他兩位三藏法師，就拗了。你話是這樣解 [釋]，他說不是這樣解 [釋]。那你解了出來，但他不識中文，要中國人執筆。於是要找人傳話，哪個人傳話？佛陀扇多做傳話。他兩位老師做翻譯，但那兩位老師自己拗頸，誰來傳話都是無可奈何的。你要兩個自己拗完了，然後才有得傳 [話] 的。那兩個拗完了，《續高僧傳》就說他們兩個都爭名。不是我講的，是《續高僧傳》講的。即是大家爭名氣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這樣就不相上下，你說的，我話不對；我說的，你話不對。結果呢？就 [弄] 僵，鬧成僵局。於是宣武帝，即是朝廷，最初那一日一定是兩個在一起，因為第一日翻譯，由宣武帝執筆，以皇帝身份來執筆。

他們兩個法師拿着梵文本來讀，來解，由佛陀扇多翻譯，翻譯由宣武帝聽了，便

用中文來寫，來執筆。第一日由皇帝來執筆，當然他們兩個便沒有什麼問題。[但]第一日由他 [宣武帝] 執筆，第二日便交給其他人來繼續的了。好了，第二個 [執筆] 開首便有問題。整日在拗，拗到不相上下，如何解決呢？於是朝廷的人便叫他們分開來譯，各有各譯，弄到一人譯一本。本來是好的，好的，但現在沒有兩本，現在只得一本。各譯一本，一個……一個

菩提流支在洛水之北，給他一個地方在這處翻譯，由一條水隔着，隔着洛陽；勒那摩提就在洛水之南翻譯。兩……大家各有禁衛，不相聞問。各有翻譯，相傳各人譯出一本，不過當他們兩個翻譯的時候，有一件事，就是什麼呢？有一位大人物，這個人現在很多人忘記了他，這個大人物，這個真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太虛法師說這個人即是慧可。神光 [慧光]……光統律師，太虛法師說，菩提達摩就是菩提流支。

太虛法師，你找他的書，他有這樣說，他有這樣說。我親耳聽太虛法師 [說]，他說：我懷疑所謂菩提達摩，就是菩提流支，[禪宗] 所謂第一祖菩提達摩，就是菩提流支；第二祖那個神光慧可，就是光統律師，叫做慧光。當時有一位做僧正的，即北魏和尚的總管，那位叫做僧統，僧統就叫做慧光。慧光，這個人長於戒律，戒律非常好的人，人人稱他做慧光律師。

慧光律師，因為他做僧統，統領那些出家人，所以人們叫他做光統，叫做光統律師，或者叫做光統法師，即是慧光法師。這個人，假使那個菩提流支是菩提達摩，這個 [人] 便肯定是二祖慧可來的了。這位慧光法師，在當時北方的中國和尚之中，最有學問，而又對中國原來的思想，原來的學術思想，很熟的一個人。有好深透的中國三玄的思想，道家的思想，儒家的思想。

他一方面就是菩提流支的弟子，一方面是又是勒那摩提的弟子。他主持譯事，即兩個人翻譯的行政，管理這件事的，完全由這位慧光法師負責。所以他兩方面如何譯，甲，即菩提流支看不到勒那摩提的譯本，勒那摩提看不到菩提流支的譯本，但是

慧光法師卻兩邊走，這一句怎樣翻譯，那一句怎樣翻譯，慧光法師這個人一清二楚。相傳兩個人譯完之後，裡面有一些句語解釋不同。解釋不同，便變了發生問題。於是由這位慧光法師拿着這兩個譯本，一發現不同，[便]走到兩位法師處問，到底這一句點解。問完又走到另一位法師處問。問了之後，來到 [把兩者] 統一起來。於是將兩本不同的譯本，揉合而成為一本。

現在我們在《大藏經》裡面找到的那本《十地論》，就是慧光律師將兩個譯本，混和、捨短取長而成的。這個慧光法師本來是佛陀扇多的弟子，佛陀扇多最長於戒律。大約他 [慧光] 又跟菩提流支學習，又跟勒那摩提學習，所以他這個人集三家學說的大成。[《十地論》] 在哪個時候譯出來呢？就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譯出，由慧光法師總合而成一本。

宣武帝永平四年，我對 [照] 萬年曆，拿商務 [印書館] 那本萬年曆來對 [照]，就是公元五一一年，這本《十地論》就可以給中國人閱讀了。由那年起，便發生了一個大的影響。那以後解《華嚴經》，沒一個人能夠脫離得《十地論》的規模。由光統律師起，由慧光律師起，一路到後來唐朝的賢首法師，以及那個……澄觀法師等，澄觀法師、宗密法師等，即華嚴宗的一祖、二祖、三祖、四祖，解《華嚴經》都不夠膽脫出《十地論》的範圍。可見這本論影響之大。

這件是第二件事。你說華嚴宗的起源講來講去，講到一大段，講到哪裡？因為它千里來龍，你講它的結穴，一定要數它的龍脈。於是一有《十地論》出，即是說華嚴宗的經有了，華嚴宗的論又有了，於是便醞釀變化。夠鐘了？這處第二日先講。第三個標題，便是由地論宗發展到華嚴宗。夠鐘了，留待第二日 [再談]。

-完-